

探求中國畫的無限可能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上月底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面積逾萬呎的展覽館，著名畫家林天行舉辦了他從藝以來最大規模的個展「天行藝道——水墨四十五年」。二百一十八件畫作，分為「習古傳承」「寫生求真」「陝北旅」「西藏行」「鄉郊景象」以及「香江情懷」等十個主題，依時間為序，回溯天行先生從事藝術創作近半世紀的經歷與成就，亦從一個側面顯示香港畫家如何從中國傳統藝術中汲養，並開闢新徑。

天行先生告訴筆者，他在過去數十年間舉辦了大大小小超過五十多場個人畫展，曾在北京、香港、紐約、米蘭、新加坡等地展出作品，但此次在中央圖書館舉辦的個展，是歷來最豐富且全面的展覽，不單作品數量多，而且涵括不同時代、不同創作階段的代表畫作。大尺幅畫作眾多，不少作



▲《天行藝道——水墨四十五年》畫冊封面。

品高逾兩米，更有一幅《士林神遊》是長逾二十米的寫生長卷。

擔任香港美協主席多年，天行深知美術教育之於一座城市的重要意義。是次展覽，每天入場人數逾千，有些原本對於水墨並無太多了解，因了此次觀展而對中國畫加深了認知，更讓人樂見的是多間中小學校乃至幼稚園的老師和學生到場觀展。我前往看展的當日，正遇見一間幼稚園的數十師生在展廳內舉辦工作坊，小朋友在老師帶領下現場臨摹大師畫作，更有機會與藝壇名家近距離接觸，早早在心中埋下藝術種子。天行先生回憶，他多年前舉辦畫展時，曾有學校校長帶領學生前來觀展，聆聽他分享創作心得與思考，多年後，那班小孩長大成人，亦時常帶同他們的子女看展，藝術綿延之魅力與感染力，可見一斑。

畫家本人笑言為這場展覽，「籌備了整整四十五年」。展出作品中，既有他在十多歲的年紀臨摹傳統的畫作，也有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大膽求新、開創風格之作。「透過這次展覽，我想讓人們知道，中國畫有很多可能性。」當下的中國畫創作者，不應再囿於傳統的筆意與技法，而應拓展開來，從更擴大更豐厚更具時代色彩的語境中尋找自身的角色與表達。天行先生的畫齋取名「大也堂」，意指無邊界的規限，而他本人四十多年求真求新的藝術創作之路，亦從不設限。古今中外，遊走自若，盡在胸中。

寒枝雀靜



如是我見
李丹崖

雪一落，世界的像素就差一些。用再好的相機拉近一些景觀來看，也被正在降落的大顆粒雪映襯得粗糙感十足。大雪可以改寫什麼事物，比如，它能覆蓋很多骯髒的東西，它也能催開梅花，鵝黃飄香，有玉一樣的質感；它也能讓一片林子、一棵樹變成了水墨質感——樹上擎着白璧無瑕的瓊枝，在北風的作用下，皸裂的樹枝也變成了黑褐色，這樣的黑與白，加之樹枝上遼草站立的鳥雀，那樣一團灰褐色，是黑與白的漸變色。

雪天裏，鳥雀都喜歡足而行的，在枝上，鳥雀也能單腳站立，所謂跂立，「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」，短暫的小憩，目的是用牠黑溜溜的小眼睛掃描一下大雪下的世界，看看哪裏有沒有可以覓食的蹤跡。哪裏，冷不丁被風掀開的一角草垛，下面露出了些許秕穀，鳥雀振翅，抖落一枝雪落，繼而，掄漏一樣的飽腹讓鳥雀為之歡喜。

吃飽了肚子好看世界。鳥，尤其是麻雀，吃飽了也喜歡棲在雪枝上，彷彿是為了湊一幀風景給大家看。北風中的小雀兒，羽毛被風撩起來，細微的抖動，似風吹過草甸子。若是雪落得足夠密，麻雀會瞬間抖擻一下自己的羽毛，那瞬間的炸開式的羽毛，會讓雪雲時被抖落，重返麻雀一身黑褐色。

揀盡寒枝不肯棲的鳥雀畢竟是少的。只有一個答案，那就是這樣的鳥雀吃得足夠飽，才會退居到巢穴裏，享受安樂窩的自在。

舊時，麻雀們吃飽了，多半是鑽到瓦房下凸起來的那個小窩裏，鳥窩裏有軟綿綿的衰草，有親昵的同伴，也有憨態可掬的孩子們，鳥雀們只需要

探出半個頭來，看雪靜靜落下來，若是天氣還不算冷，麻雀會睜準檐下化凍的雪水，振翅來飲，鳥雀們的身子都燥熱着呢，飲一口雪水暢快得很。這些雪天裏的小生靈們也甘於此道。

少年時，不諳世事，會在雪天捉鳥，現在看來是太不道德。少年時捉了鳥，會在鳥腿上拴繩，一不留心，鳥振翅而逃，落在樹枝上，牠們用短小的喙，啄開腿上的繩子扣，若是實在啄不開，不惜啄傷自己的腿腳，也要掙脫。鳥雀們生性嚮往自由，牠們的夢想是在遠天裏啄雲聽風，最起碼也是在樹梢上，棲高枝而啣嗽，牠們是骨子裏的隔着，也是靈魂深處的飛越者。

老輩人說，雪天樹枝上的鳥雀多半是啞巴。天太冷了，牠們連叫一聲的能量都不願意付出了。其實，這時候是覓食的寶貴時間，牠們把所有的注意力瞄準雪層之下的動靜，有沒有遺落的籽粒，有沒有雪被震落後露出來的玉米棒子，有沒有不怕凍出來活動的蟲子……叫又有什麼意義？只會讓同類聽到，來搶嘴。這是鳥雀們的智慧，也是我們這些自詡聰明的人類所捉摸不透的。

寒枝雀靜——原本是一部電影的名字，講述了三個故事。都是人在不同的道德規範、社會秩序下的掙扎、沉淪和覺醒。裏面有句台詞很暖：「聽說你過得不錯我就很開心。」是的，大雪漫漫在途，恰逢新春臨近，電視和廣播裏都在播放人們雪中返鄉的場景，黑壓壓的返鄉大軍，被堵在高速上，好似寒雀在雪中棲立。

在安靜的等待中，他們的心早已飛回了故鄉，實現了精神上的飛越。雪中，色調無非黑白，停擺的坤輿好似一幅水墨畫，色調如此單一，唯有人的肉體內跳動的那顆心、流淌的那腔血是紅色的了，這就夠了，這足以讓怒春醒，春暖花開。



人生在線
楊不秋

今年春節可以回家過年了！如果不是因為朋友炫耀買好了回家的機票，我幾乎就要忘了春節前還有春運搶票這門必修課。大概因為已經連續幾年都不能回家，對春運的緊迫感都淡忘了。

自從去上海讀書，火車就是我每年往返於學校和家之間的必選交通。每當春運來臨，學校都會安排統一訂購火車票，只要上交學生證，耐心等待就好。身在福中，也還是明白春運期間一票難求。聽廣播，看新聞，知道有不少人穿棉大衣一整夜都守在上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今年是農曆龍年，龍作為十二生肖中唯一虛構的動物，並非中國所獨有，在英國就有不少關於龍的故事和傳說。二〇一九年，在相當於中國農曆新年的聖誕期間，英國電視上出現了一隻可愛的小火龍形象，萌翻千家萬戶。作為著名百貨公司John Lewis每年一度的聖誕廣告，講述了一個名叫埃德加的小火龍，在小女孩伊娃的陪伴下一起回村莊過節，可牠一高興就會從鼻子裏噴火，給全村人帶來不少麻煩：融化雪人、融化了溜冰場的冰面、燒掉了聖誕樹……節日氣氛都被埃德加搞砸了，就算把牠將鼻子捂住，火也會從耳朵裏噴出來，無奈之下只好閉地躲起來。這時伊娃想到一個好辦法，她趁全村人聚餐時，由埃德加端出聖誕布丁，再用鼻子噴火將其點燃，一道誘人的火焰布丁就做好了，不僅贏得滿堂彩，牠也成了最受歡迎的客人。

這隻小火龍雖然英文叫dragon（龍），但形象上與身材修長的中國龍皆然不同，牠又矮又胖，能兩腳站立，外形上更接近於恐龍，並且還有一對類似翼龍的翅膀。事實上，這也是英國人觀念中龍的大致樣子。按照西方的傳統描述，龍通常是身披鱗片，長有利爪和雙翼，有着能噴火的像蛇一樣的舌頭，尾巴如同蠍子般有毒帶刺，並且牠們擁有強大的力量及魔法，種類眾多，或沉睡於火山，或居於深海，或蟄伏於沼澤，或飛行於空中。有的龍喜好財富，還在居住的山洞中藏有大量金銀珠寶。

對於龍的這些特徵，西班牙作家康塞普西翁·佩雷阿在《怪物圖鑒：西方神話世界的神奇生物》一書中提到，「龍」一詞來自希臘語drako，意為「眼睛」，這個詞顯然指明了其作為守望者的職業特徵，即隱藏的財富和秘密的守護者。因此，龍被描繪為居住在裝滿寶藏的隱秘洞穴或岩洞中的一種獨居生物。在希臘神話裏，一條龍守衛着金羊毛，另一條守衛着赫斯珀里得斯的花園。想要獲得龍所守護的財富和秘密的人，必須要通過相應的儀

又是一年春運時

海火車站排隊買票，心生同情。那可是上海的寒冬啊！

雖不用自己費心，但常常也只能買到硬座。十幾歲的身體確實能禁得起折騰，彷彿從不知疲倦。在擁擠的硬座車廂過夜算是每年必經之家常便飯，走道也擠滿了乘客。漫漫長夜，車廂裏依然燈火通明。在那個智能手機還沒問世，多媒體也並不發達的年代，車廂裏有各種各樣的嘈雜，打牌聊天的，小孩哭鬧的，伴隨着列車叮叮當當有節奏的行進聲。但是最讓人抓狂的並非是這些，而是不期而至又不知道究竟要消耗多久的臨時停車。能有什麼比耽誤回家過年更令人心焦呢？

學生時代的我，見證了好幾次的火車大提速。上海與家鄉之間一千多公里的地理距離從來都不曾改變，車程卻在一次次提速之間漸漸被縮短，從最初的二三十個小時到後來的十幾個小時。每次提速都伴隨着極大的喜悅和對下一次提速的渴望和期待。直到後

來高鐵全線貫通，橙皮快車漸漸被白色子彈頭取代。現在從我家到上海只需要短短六七個小時，而我從香港跨境回家也可以輕鬆實現朝發夕至。

可是，春運的車票依然要靠搶，打開12306平台也還總是滿眼的售罄。畢竟，這是幾十億人次集中在短時間內的大範圍、大規模的遷徙。春運買票，是難；可是我確實也不曾再吃過整晚在硬座車廂，明明困到睜不開眼卻不能睡覺的苦。12306平台的服務一直在提升，肉眼可見的各種新功能層出不窮，等候補，加提醒，預填單，我都擔心自己來不及掌握而耽誤自己買票。

我偶爾也會羨慕留在當地過年，不需要體驗春運的人。可轉念一想，一年又一年串聯起來，哪一年的春運不是苦中有樂？春運，對我來說就是一種不能缺少的、痛並快樂着的體驗。因為，春運就是為了回家過年。

龍的傳說



▲二〇一九年，英國電視廣告中出現的「埃德加的小火龍」。

式戰勝這種怪獸。而通常龍是具有智慧並十分聰明的，除了有一個弱點，就是好奇心特別重和喜歡猜謎，一些英雄常常利用這個弱點戲弄龍。然而龍並不仁慈：其堅硬的鱗片會擋回箭矢，從其口中吐出的火焰也會讓人立即斃命。

或許是龍的形象強悍，其在西方的象徵意義頗為複雜。很多時候，龍是神的對手：守衛太陽的塞斯神每天都在與想要吞噬太陽的奧西里斯作戰，阿波羅在與巨蟒派森爭鬥，而雷神托爾注定要與巨蛇耶夢加得為敵。《啟示錄》中有七個頭十隻角的怪獸也是一條龍。而包括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拉斐爾、桑西的名畫《聖喬治與龍》，描述的也是這種傳說場景，勇敢的騎士聖喬治路過一處村莊，設法擊敗了惡龍並解放了公主和所有村民。聖喬治在九世紀開始逐漸成為英格蘭文化的重要部分，並成為英國守護神。如今英國的很多名勝古蹟，都會發現「聖喬治屠龍」的烙印。

與此同時，龍也有不少正面象徵。在中世紀維京人的傳說中，龍的視力極佳，會噴火、能洞穿冰層，是冰天雪地中開路的先鋒，因此航海的大船通常將船首雕刻為龍的樣子，希望能賜予無窮的力量。在羅馬時代，龍的力量和兇猛是士兵們的理想品質，他們將龍用作步兵隊的圖騰，如果一位足夠強大的戰士擊敗龍並用其血液來沐浴，那麼他將變得無敵。英國傳說中亞瑟王的父親叫尤瑟，潘德拉貢，意為「龍的頭」，許多國王都使用龍的徽記來象徵他們的權力。而作為不列顛王國一部

分的威爾士，甚至把紅龍放到國旗上，成為歐洲「龍的傳人」。

對此，有一種說法指羅馬人在佔領英國時將該圖像帶到威爾士，最早由凱爾特人所信奉，後來和亞瑟王傳說結合起來，一九九六年電影《龍之心》（Dragon Heart）便是以凱爾特神話為背景塑造了火龍的形象。另一種說法是神童詩人梅林對紅龍和白龍打鬥的預言，國王下令挖開地面，原本沉睡的這兩條龍醒來後大打出手，最先白龍佔據優勢，但最終紅龍反敗為勝，擊敗並趕跑了白龍。這裏的白龍代表撒克遜人，而紅龍代表國王的子民。據說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戰役勝利後，紅龍圖案便出現在皇室紋章上，後來都鐸家族的世襲親王都將紅龍旗作為其個人旗幟。在一八〇〇年綠白背景的紅龍圖案被指定為威爾士的皇家標誌，而現在英王查爾斯三世在做王儲時，被封為威爾斯親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今倫敦金融城的徽章，是龍雕像手持盾牌，龍作為城市入口的邊界標記，被認為是城牆的象徵性守衛。

總之，雖然歐亞大陸兩端的龍如此不同，但其無疑是古老文化中最受歡迎的生物。如同西班牙作家奧斯卡·馬丁內斯在《通往歷史的門》一書中所言，從一個暴烈的、張嘴噴火的猛獸，到一個深諳水性、翱翔於天並為人類造雨的生靈，很少有像龍這樣的符號象徵，表明儘管人類各文化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，但人類還是能從一種共同的文化中衍生出多種文明。最後借用詩人余光中的話說，兔尾苦短，追之無益。龍頭方昂，來日正長。

油畫裏的嶺南水鄉

作者：龍琳



筆者從小喜歡繪畫，退休後終於有時間，用畫筆去尋找童年時的水鄉印象。因此，所繪的油畫大多是關於廣州番禺依江傍海、河網密布的水鄉風光。這裏以水而興，自古是嶺南水鄉，充滿濃厚的歷史與



文化氛圍。在那個以水上交通為主的年代，碼頭上的客船絡繹不絕，河上大船小艇密布，可以直通各地，一些村莊和島嶼至今仍保留着舊時的風貌。

隨着廣州的飛速發展，傳統番

禺水鄉景色或漸漸消失。為了留住舊時深深烙在腦海的記憶，筆者穿梭於各個村莊、島嶼，尋找採風素材，進行寫生創作，並將兒時記憶和溫度滲透到油畫中，期望能夠給人們帶來一絲絲溫情。